

工友情怀

师傅老谭

易裕厚 文/图

老谭原来是我的所长，不到一米七的个子，第一次见到他是刚入警那年的夏天。

记得当年我被分配到县局最偏远的一个中心派出所，离县城有60公里远。副所长开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接上我，飞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派出所。在所办公楼二楼，见到了身材瘦小、40来岁，正伏在办公桌上划改着材料的所长老谭。老谭看到我，从座椅上站起来，笑呵呵地握着我的手，连声说着“欢迎”。问了一下我的基本情况，他交待副所长把我安顿好。人很干练、随和，是我对老谭的第一眼印象。

半路从警的我，刚到派出所，什么业务都不懂。一开始，主要是负责值守班电话，顺带在所里食堂帮忙。

不久，县局部署严打行动。我获悉一家停产水泥厂变压器被偷和作案嫌疑人情况的线索，当即向老谭报告。当晚，2名盗贼



落网，赃物铜线也找到了。我们所率先打响了全县严打的“第一枪”，得到县局表扬。我写了一篇稿子刊登在县局简报上。之后，老谭对我的关注多了。

几天后，所里抓到一个偷牛贼，他一副老江湖的派头，百般狡辩。老谭一阵打量后，连珠炮

似的一顿质问，“老江湖”答不上话来，乖乖地交待了偷牛的过程。老谭的审讯招式让站在一旁的我暗自敬佩。

审讯到了中午，几个同事都没吃中饭，老谭安排我给偷牛贼做材料。可我刚到派出所还没办过案，根本不知道讯问材料怎么

写。老谭看我一脸茫然，甩了一份“样本”给我。从偷牛的过程，为什么偷，准备卖到哪，怎么被抓的等等，我详细记录了十多页。老谭吃完饭回来，看到我写的材料，连说了几遍“不错”。

教导员看到后，对我说，“你不是要学业务吗，赶快拜谭所长为师呀”。老谭是所里公认的办案能手，我当然求之不得，连忙喊了两声“师傅”，老谭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他带着我外出对案，补充证据。从此，我成了所里专管案件材料的人。

老谭的父亲是一名退休警察，子承父业的他，工作上特别认真较劲，从他那走路风风火火，两只手直往后甩的架式就可以看出。老谭入警后一直呆在这个所里，从民警到所长，一干就是17年。

老谭很瘦，心脏不太好。所长夫人经常买猪心回来煲汤给他喝，美其名曰“吃啥补啥”，我

这个单身汉自然有时也借机跑到他家打打牙祭。

第二年，老谭调到县局纪检任职。我也调整到另一个派出所，后来又调至市局工作。每次回县局碰到老谭，我都会喊他“师傅”。而他每次都会笑道，“你正规大学毕业，我只是个高中生，不敢也当不了你的师傅咧。”老谭虽然比我大14岁，但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每次看到他，我的心里总会有一种亲情般的温暖。

2016年12月，突然传来噩耗，老谭走了！他负责县局一处办案场所建设工程，因工期紧，天天守在工地，连日的劳累引发“老毛病”，送往医院抢救无效，因公牺牲。

人生经过的驿站很多，老谭是我心中敬重的一个人，尽管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我是他的徒弟。但他那矮小的身影在我的心目中却一直很高大！

北京秘密

另一座北京“老城”尚待引起进一步重视

乍听这话，觉得不可思议。印象里，“三山五园”不是游乐的地方吗？

专家的介绍，让人明白历史的真相——“政自园出，因园记事”，和以往朝代“宫居理政”不同，清朝是“园居理政”。说三山五园是“政治、文化、军事中枢”，是因为自康熙帝开始，大多数清朝皇帝在这里听政理政，如引见大臣、御前听政、任命官吏、策试选士、勾决人犯、翰詹大考、阅试武举等例行政务，立储废储等重大事项，以及许多重要外事活动。清帝在三山五园的主要活动是居住、理政和游憩，三山五园见证了清朝政治的跌宕起伏和清代的兴衰历程。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何瑜教授研究，康熙帝自康熙二十六年，直到去世，每年有150余天在畅春园居住理政；雍正帝自雍正三年八月，园居理政后，平均每年在圆明园210余天；乾隆帝的理政地点，除紫禁城、避暑山庄、南巡和东巡途中之外，年平均驻圆明园120余天；嘉庆帝驻圆明园时间，年均160余天；道光帝驻圆明园时间，年均260余天，道光二十九年，有闰月，其园居时间高达354天；咸丰帝在咸丰十年八月初八逃往热河前，驻蹕圆明园7年，年均时间也达210余天。

在清史专家看来，清朝存在268年，清帝有226年在三山五园理政，三山五园成为清朝的实际政治中心，是园林中的紫禁城。

“三山五园并非只是游玩

场所，而是清朝政治中心。”从事北京文化史和元明清史研究多年的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文化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稳说。

长期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厦门大学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张公政认为，清帝每年平均在园时间多超过在紫禁城的时间，紫禁城仅保留其统治权威的象征功能，“三山五园”的政治功能由“御苑”转向“官禁”，清帝由“宫中理政”到“园居理政”的阶段转化，突显了以圆明园为核心的“三山五园”体系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

“为北京带来‘综合实力’”

今天的人们，对颐和园、圆明园可能还有认识，但是对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就比较生疏了。

圆明园曾以规模宏大、珍藏文物众多、建筑规格中西合璧，达到了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巅峰，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

历史的尘烟，停滞在1860年——那年10月，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洗劫圆明园并付之一炬，文物被掠夺的数量粗略统计约有150万件。与此同时，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和玉泉山静明园的部分建筑也遭到焚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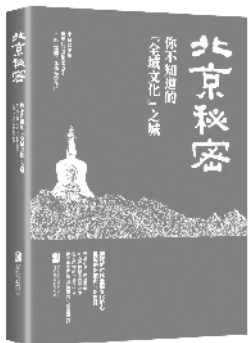
北京联合大学张宝秀教授是“北京学”专家。她说：“三山五园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多被英法联军焚毁，1900年又遭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等园林后来陆续重建，但圆明园等昔日辉煌无比的皇家园林如今只留下了遗址，深刻

铭记着中华民族曾经的耻辱。”

“三山五园是近代中华民族屈辱史的象征，具备耶路撒冷哭墙般的价值。”北京市海淀区文化促进中心副主任张东旭说。

据学者介绍，清朝灭亡后，颐和园被列为皇室财产，对公众开放。1928年后由北平市政府接管，改为国家公园，但不少院落被私人占用。香山静宜园遗址在民国后被皇室赐给教育家英敛之、熊希龄等人，用于开办学校，民国时期香山多处地方被北洋政府官员圈占，兴建别墅。玉泉山的情况与之类似。圆明园遗址中残存的石雕、栏杆、太湖石、围墙、砖瓦被移走兴建花园、坟墓（张作霖、谭延闿等人墓地均使用了圆明园石料），部分华表、石狮、假山湖石被移置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正阳门、新华门、中山公园等处。畅春园遗址也被搬运一空。其余园周围各附属园林及亲王赐园，大多转卖给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以及民国显贵富商，部分园林保存至今。

(十九)



李斌 主编

图片故事

踩车定亲

黄兰 文/图

过去，无论是抗旱还是排涝，人们要么用一种原始的方式扣着笆斗或者水桶，把水舀进舀出；要么就是踩着水车，把水车进车出。

这踩水车属半原始的取水方式，常常是男人的专利。三四个或者四五个男子汉趴在车竿上，眼睛望着脚下的车轴悠悠地踩着，那隔着四五寸就是一块的汲水板儿就像传送带，把那水车安到事先挖好的蓄水塘里，再根据需要把水引进受旱的田里。

那时候，只要哪个男人踩水车的本领大，常常会被人们另眼相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特酷”。当时，村子里有两个小伙子，一个是三叔，一个叫王祥，他们踩水车的本领真叫个棒，只要他们上车，那踩起来快得就像眼下城里的过山车，没人敢同他们较量，弄得不好，就要被“挂”起来（掬住车竿，悬起双脚）。三叔和王祥两个小伙子同时爱上了村里一个叫翠玲的姑娘，那姑娘眉清目秀，粉面桃腮，十二分得好看，两家都上门提亲，因为条件相当，让女方家长很是为难。一天，三叔叫上王祥，说咱俩试试踩水车，谁输了谁退出，王祥没意见。于是，一场罕见的“踩车定媳妇”的好戏在村子里上演了。那天，村子里几十号人就像赶集一样，齐刷刷地聚在水车两旁，三叔和王祥就像戏剧里的刀马旦，扎头紧袖束腰，稳稳地站到了水车上。村长喊开始，两人就踩动了水车，越踩越快，越快越踩，只见两人的两双大脚似飞针走线，只蹬得水车“嘎嘎”作响，那汲水板被传动轴撵得穿梭如飞，拖着水儿往来反复。水车口如注的水儿哗哗地淌着，冲进塘里又溅起颗颗晶莹剔透的水珠。5分钟过去了，随着村长的一声“时间到”，两人同时跳下水车，竟然都面不改色。“好小子，再来个5分钟”，村长下了命令，就这样，3个5分钟过去了，也没分出个胜负。

后来的结局很是有点出人意料，翠玲被她的姨妈介绍到城里享福去了，三叔和王祥先后在本



村成了家，虽说都没能娶上翠玲，日子过得倒也津津有味。

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三叔和王祥也不能例外。这一年，村里嫁进了两个新媳妇，都是本地人，也都是踩水车的好把式。两个女人的男人在外面吹牛放风：我那婆娘踩水车是如何如何了得，那意思很清楚，三叔、王祥也不在她们的话下。这话传到三叔和王祥的耳朵里，气得二人大叫：谁家婆娘，敢在爷们头上拿架？“比就比，谁怕谁！”三叔、王祥豪气冲天。

到了比赛的那一天，大沟两旁照样是被人围得水泄不通。裁判照样由村长来当，不过，一局由5分钟改为10分钟。随着村长的一声令下，四人在水车上甩动着双脚，只蹬得水车似流星赶月。10分钟过去了，两个男人有点气喘吁吁，而那两个女人居然像没事一样。当第二局结束时，三叔、王祥脸色煞白，双脚似乎有点站不稳，第三局还没到一半，三叔、王祥已悬起双脚，任由两个女人踩着水车在飞快地旋转……

时过境迁，水车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退出了它曾经辉煌的岁月。然而三叔家的水车竟然完好无损，还被桐油油得油光锃亮。问三叔，为何还保留着这件古董，三叔笑而不答，问急了，才说：“我是怀念那些踩水车的日子啊。”